

# 張宗昌的故事

(三)

唐 志 學

## 天生尤物氣傲薰天

從民國十四年到十七年初，張宗昌的直魯聯軍，人數多達三十餘萬，部隊番號，和總兵力若干，連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自己也鬧不清。反正狗肉將軍張大帥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，手下人馬，帥府侍妾，大洋錢，全部都是「一筆糊塗賬」。

就在張大帥盤踞直魯豫三省，北平、天津全在他的勢力範圍圈裏，「長腿將軍」張宗昌胡天胡地，氣煞薰天，在北中國有一位週身珠光寶氣，艷光四射，美得出了奇，少男長女見了都情不自禁的被她美艷所吸引，她真是出足了鋒頭，顯够了威風。一出門，就坐當年罕見的汽車，汽車的門底設有鋼製墊腳板，墊腳板上肅立四名虎腰熊背，佩槍實彈的衛兵，她端然坐在車中，搔首弄姿，招搖過市，使途中行人紛紛為之側目而視，年紀大些世故深點的，無不驚得咋舌，趕緊偏過臉去，免得平日無辜，惹禍上身。年輕的不懂

得厲害，還以為今下可大開眼界，見到了舉世無雙的大美人哩。殊不知，一旦有誰惹她惱了，輕則挨揍，重則殺頭。反過來說，誰能討她歡心，升官發財，都是指顧間事。

這位艷姝、尤物，天生就的一副美人胎子。柳眉一挑，够讓人神魂顛倒，橫波眼一瞞，會令人銷魂蝕骨。一口流利道地的京片子，從她那櫻桃小口裏吐出來，要比別的女人唱歌更好聽，何況她記性又好，更是能說會道，揣摩得透對方的心理，專挑人家愛聽的講，因此，三教九流，上下人等，一見了她就喜歡，使得她的魔力驚人，在全國各地大大的出了名。

那時節沒有民航機，達官顯要出遠門，要擺派頭、充排場就只有掛花車，花車者，在鐵軌上行駛的專用車廂也。我們中國最早使用花車的，大概是前清慈禧太后，當年的北京城一通鐵路，自有討好巴結的前清官員，窮奢極侈的佈置了一節花車獻給她，但是慈禧太后並沒怎麼用過。庚子拳亂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皇城，慈禧拉住光

緒不得不倉皇出奔，出遠門了。可是她坐的却是驢子拉的「大車」，還得喬裝改扮，裝做鄉下老媽子模樣，一路上連吃的都沒有。

一霎巴眼就是二十四五年，臨到民國十三年直奉軍閥二次大戰，吳佩孚在四照堂點將，榮任直軍總司令。直系頭子，北洋總統曹錕為了給吳總司令助長威風，充充場面，特地把慈禧的花車拖了出來，充作吳佩孚的行動指揮部。吳佩孚親率直系大軍，耀武揚威的殺向山海關去。沒想到，慈禧原是個大不祥的女人，滿清帝國亡在她的手裏，而吳佩孚祇坐了一趟她的花車，便在山海關前數度受挫，然後，再由老兵油子馮玉祥來一次臨陣倒戈，回師北京，便落得全軍覆沒，曹錕被囚，直系從此土崩魚爛，全盤瓦解。慈禧的那節花車哩，當然也就成爲入關奉軍的戰利品了。

本文所要寫的這一位北京城裏風流人物，美貌佳人，她一出起遠門，派頭要比慈禧的花車，乃至當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訪美專機更大。因爲當年軍閥當道，每一位大帥照例都有一節專車

張宗昌事故(三)

的。這專車又跟花車大不相同了。花車可以掛在普通列車中間，專車却有專用的火車頭，而且只要有一列專車在鐵路上行駛，整條鐵路的行車時刻表，全部都得另訂。北洋軍閥就有這麼蠻橫不講理，專車由出發點到目的地，加足火力，一衝而過，過站一概不停。不論慢車、平快、特別快，全得等專車開過了才准走。除此以外，還規定無分官兵路警，一見專車駛過的時候，必須立正敬禮。

### 是窰姐兒偏愛作怪

因此，每每當官兵百姓火車誤點，在車站上苦等專車通過。且好不容易等到專車來了，穿二尺五的丘八（註：當年的軍裝，長度率為二尺五，丘八二字一加，正是一個兵字），穿黑制服的警察，全得立正敬禮如儀。但當他們聽見專車上坐的不是這大帥呀那大帥，而是一個妖妖嬌嬌，顧盼自豪的漂亮女人時，都氣得什麼似的，當場破口大罵：

「媽拉個巴子的，俺道是那位大帥呢，又是這位窰姐兒在作怪！」

北方話，管下三濫賈淫的娼妓稱作「窰姐兒」，——這不透着有點奇怪嗎？窰姐兒誠然有極漂亮的，可是那能有出入乘坐專車的威風。

原來，她便是張宗昌最寵愛的四姨太，在她一躍而為張大帥的寵妾之前，她確實是幹過那一種行業，而且馳名大噪，是北五省的達官富賈所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無人不垂涎三尺的。

這一個北國第一名妓，花界掄元魁首，她的名字叫雅仙，姓氏年里，却已湮沒不可考了。雅仙如何落入煙花，也無人能够曉其詳。所知道的，是她仗着年輕貌美，善於逢迎之術，一開頭便投身在北京驛馬市大街之南，跟城南游藝園為隣的大生里清吟班子裏。

清吟班子，又有一個典故，明朝的北京妓院都設在東城內務部街，清朝才遷到城南。所有的妓院都分為三個等級：頭等叫清吟小班，二等以小班為名，三等叫茶室，又叫下處。

清朝末年，由於清廷嚴禁官吏狎妓，官吏一旦在妓院裏露面，立刻就會有丟紗帽的危險，因此，當官的都把他們的挾邪遊，變作了時今美國流行的同性戀，專捧年輕俊俏的男戲子，捧足以後，便捨正路而不由。於是，男戲子們就祇好藏污納垢的兼營賤業。那般官吏特地給他們定了個名色，叫像姑。像姑便是「像個姑娘」的意思，只不過後來被人叫訛了音，叫成「相公」了，這「相公」一詞曾流行多年。所以，在南方叫「相公」是尊稱，到北方一叫：「相公」，受之者頓時就會佛然色變，甚至會惱得打上一架。

北京城裏最闊氣的消費者，原就該是那些做官的，做官的為了保全祿位，一見妓院便裹足不前。因此，偌大一座北京城，就只剩得有兩家清吟小班，到了宣統末年，清廷昏庸，民生凋敝，這兩家清吟小班一般兒的門可羅雀，維持不下去。臨到民國初年的時候，兩家清吟小班就全都關門大吉。

北京城裏沒了「清吟小班」，二等妓院便趁

此機會，自動升格，相率的改以「清吟小班」自居。由此可知，雅仙所隸屬的「清吟小班」，已經是由「小班」升級的冒牌貨了。

在北京，妓院都集中在八大胡同這一個範圍之內，所謂的八大胡同，便是陝西巷、石頭胡同、小李紗帽胡同，王廣福斜街、胭脂胡同、百順胡同、韓家潭和皮條營。所以，北京人管狎妓叫做：「逛胡同」、「逛窰子」，又稱「打茶圍」。在雅仙所屬的「清吟小班」，窰姐兒和老闆採取分賬制，並不屬於班子所有。她們的食住由老闆供應，但須逐筆收入分賬，所以窰姐兒下海叫「搭班」。客人一到，除了紅窰姐自高聲價以外，都要到正廳上去亮一亮相，聽候客人挑選。

被選中的姑娘，和客人雙雙的進了房，頭一回仍還是客客氣氣，保持適當距離。客人和窰姐兒相對而坐，交談一陣，就得起身告辭，給個一塊大洋的盤子錢，能給兩塊，那就表示客人很有意思，或是有意擺闊了。像這樣頭回生、二回熟的打茶圍，總得連打個八九上十回。那就可以「升堂入室」，在窰姐兒那裏「吃牌飯」，也就是邀幾位朋友，到自己中意的窰姐兒那兒打牌喝酒。「吃牌飯」一次，便得開銷二三十元，連吃過幾回牌飯，這才到攜手入羅幃的程度。

### 四大名旦八五花洞

但是在目的達到，雲雨巫山以前，還得給窰姐兒連敲兩次竹槓，也就是俗謂的「做花頭」。

做起花頭來，名目繁多，不勝枚舉。諸如「宣卷」(唸經)，「開市」(開張)，則是在一夜風流之前非做不可的，做一次得備一桌酒席，請若干朋友，連朋友們「叫條子」(叫別家班子裏的密姐兒)在內，至少得花一百大洋。除此以外，



「伶王」梅蘭芳的弟子，後被羅瀛公竭力捧紅，成為我國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，張宗昌當日的一次晚會，是為梅程反目後首次攜手演出。

又還有什麼「老關生日」、「密姐兒生日」、「佛誕」、「三節」、「道場」等等不一，大概每做一次「花頭」，就得準備一百元的開銷。因為一直要到這時，密姐兒才能真在客人身上賺到錢。一次一次的打茶圍，倘若客人帶三四位朋友來坐坐，密姐兒奉上例有的一聽「三五」或「茄力克」煙，把這聽香煙一抽完，那麼，倒楣的密姐兒還得自掏腰包賠本咧。

在雅仙飛上鳳凰高枝，成為張宗昌的愛妾之前，她過的就是這種生張熟魏，送往迎來的生涯，不過，她確是紅遍半片天的密姐兒。

北平的密姐兒，一向分作南北兩幫，彼此河水不犯井水，界限分明。就一般而言，南幫講究的是鋒頭健，談吐雅，交際手腕高。北幫哩，大抵都是貨比貨，硬碰硬，講究的是墊上功夫。由此，光顧的客人也就大不相同，遼南幫妓院的有如時今台灣的上酒家，照顧北幫妓院的可就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於「山」「水」之間了。彷彿目下的上寶斗里，江山樓。

本文的女主角雅仙，正是北幫的代表人物。她的功夫之妙，居然可使專以蹂躪女性為能事的張長腿張大帥，也不可一日無此多。

密姐兒怎生會變成張大帥的四姨太，說起來，這裏頭頗有一段隱秘。

這一段隱秘，可以稱之為「移花接木」，雅仙曾經一度仗義勇為，救過一回梅

蘭芳，使他幸運的免却了一番皮肉之苦。

民國十三年，直奉二次大戰落幕，奉軍大獲全勝，源源入關。張宗昌收編了吳佩孚的大批潰軍，實力激增數倍，驟然成為奉軍中堅，大有可能獨當方面了。那時節，奉軍主帥張作霖尚未入關來，由他的長子張學良，在北平城裏坐鎮。張宗昌到，張學良為了表示歡迎，請他聽了一場戲。

由這一次聽戲，聽得非常之過癮，因而使得張宗昌也附庸風雅，在他所佔住的宅邸，擺出了場面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大開盛宴，還在宅邸裏的戲台上，演出盛況空前的堂會。

張大帥興高采烈，親自下令，他這次堂會得將北平城裏所有的名角一概請到，缺一不可。張大帥一高興，自有他爹養的一批清客，在幫他作提調，排戲碼，有一位清客說：

「大帥，這大軸子戲得來一齣最精彩的，依大帥您看，該來上一齣什麼戲呢？」

這一問，反倒把個張大帥給問愣住了，他連連的搔着頭說：

「這……大軸子該來齣什麼呢？」

清客便相機建議的說：

「前幾齣戲裏，北平城有名的生角都齊了。

要麼，便來一齣且角戲。」

「照呀！」張大帥喜得雙手一拍的道：「這大軸子，是該小梅唱！」

他嘴裏的小梅，便是紅遍大江南北，家喻戶曉的梅蘭芳。梅蘭芳後來號稱「伶王」，大陸淪陷後，他腆顏投靠，中共一直捧他當到偽中國戲

曲學院院長。民國五十年八月八日，病死在北平，得年六十七歲。六十七年間，他便唱了五十多年的戲。

張大帥一提梅蘭芳，便有一名懂戲的清客，好意的提醒他說：

「大帥，如今四大名旦都在北平，何不統統都給叫來唱呢？」

他所說的四大名旦，係指梅蘭芳、程硯秋、尚小雲和荀慧生。

又一名清客深深了解張大帥的愛嗜，便投其所好的作了個建議：

「四大名旦一道登台，大帥，您就叫他們唱一齣四五花洞吧。」

### 可憐之色嬌婉之音

四五花洞，演的是武大郎和潘金蓮之間，一段胡謔的故事。既熱鬧，又好笑，而且還夾得有不少淫詞穢語，這調調兒，確是張宗昌最欣賞，最聽得進的，所以，他當下就拊掌稱快的道：

「好哇，就叫四大名旦全來，給咱們唱一齣四五花洞吧！」

一個清客討了好，立刻就有第二個跟進，也在獻策般的說：

「大帥，北平城裏，還有四位天下聞名的旦角呢，要就一道叫來，乾脆，唱一齣八五花洞，八個武大郎，八個潘金蓮！」

張大帥這下更高興了，他手舞足蹈，却又在困惑不解的問道：

「你說說看，那四個唱旦角的是誰？」

那名清客如數家珍的回答：

「徐碧雲、朱琴心、小翠花跟朱幼芬呀！」

這四位名旦角，論輩份都是跟「伶王」梅蘭芳不相上下的，也都是在各大戲院挑大樑，掛頭牌，唱大軸子戲的名角。

當晚戲碼，就這麼三言兩語的決定了。就爲了演這一場堂會戲，張宗昌花了一萬大洋，折合黃金一百多兩。光祇一齣大軸子戲「八五花洞」的全部開銷，便是大洋五千元正。

因此，爲時一到，張宗昌的宅邸可熱鬧了，冠蓋畢集，嘉賓紛至。張大帥那次堂會的「戲碼」，確也曾轟動了九城。

儘管花了一萬大洋，演了那麼許多齣「此曲只應天上有」的好戲。可是，張大帥却忙於招待賓客，忙於大吃大喝，大軸子戲以前那些生角的演出，他不屑一顧，一直等到四大四小名旦合演的八五花洞開了鑼，才到前排正中的沙發上一坐。

由於這是四大四小名旦，空前絕後的一次聯合演出。四大四小名旦，誰也不敢怠慢，怕別人把自己給比了下去。因此，八位名旦全都亮出了簇新的行頭，化妝更有如天仙化人一般。當八位名旦逐次登場，各自自備的琴師，像走馬燈一樣的替換。名角如雲，各自施展所長，真把台下的張大帥，和滿座佳賓看得眼花撩亂，目不暇給，高聲的喝采聲動屋宇。

張大帥斜乜着眼睛，坐處離舞台最近。他能清楚明白的看得出來，八位名旦之中，長相扮相

最漂亮的，首推「伶王」梅蘭芳。他手指頭生得那麼樣的細，皮膚又是雪一般的白，混身上下玉潤珠圓，臉龐五官容貌俊麗，嗓子又是如此這般的清和潤朗，難怪當時的劇評家盛讚梅蘭芳，有云：

「以文秀可憐之色，發寬柔嬌婉之音。」

八五花洞本來就暗隱穢語，略帶風騷，潘金蓮是中國小說上最出名的淫婦，加上那一天八位名旦同時登台，人人施盡全身解數，梅蘭芳演來尤其入木三分，使得全場觀眾春意盎然，張宗昌更是格外的心癢難搔，恨不得把小梅從台上一把拽下來，摟在自己的懷裏一坐。當他邪念一生，蠻橫便起，他兩眼色眯眯的盯住梅蘭芳，伸手指後一招，命坐在他身後的副官附耳過來，兩顆人頭湊在一處，噓噓喳喳的下了一道命令。

副官奉命，馬上離座起立，繞個彎兒，走向後台。正好碰到梅蘭芳下場休息，捧梅蘭芳的所謂「梅黨人士」，後台管事，同行好友，跟包的打雜的，一大堆人把他圍在正中間，七嘴八舌，爭先恐後，都在說梅蘭芳今天唱得太棒啦。

突然之間，張大帥副官的皮靴窸窣作響，衆人回頭一望，連忙自動讓開一條路，讓那位副官走到梅蘭芳面前，旁若無人的說：

「大帥吩咐下來，待會散了戲以後，大帥要請梅老板吃宵夜。」

### 大帥宵夜吃不消的

梅蘭芳一聽，當下就神色大變，但他仍然在

臉上保持笑容的說：

「大帥寵召，這怎敢當呢？還是勞煩您上覆大帥，就說我卸裝得費不少功夫，斷然不敢讓大帥久等。大帥的宵夜，我心領了。」

那位副官反倒沉着急的說：

「那怎麼成咧，大帥看得起你，賞你吃宵夜，你能說你不吃嗎？」

梅蘭芳也急了，他臉孔脹得通紅的說：

「大帥的盛意，諒我怎敢推却。祇不過，……我還有這些朋友……」

一位隸屬「梅黨」的知名之士，挺身而出，代為解圍的說：

「梅老板蒙大帥青睞，能够參加這一次大帥的堂會演出，朋友們都覺得很高興，很榮幸。因此，我們已經預備好了汽車，早就商議定了，接梅老板回去，有一個小小的慶祝節目。」

話確是說得婉轉而得體，巨耐，那位副官却兩眼一翻，厲聲說道：

「大帥的宵夜，你不吃也得吃。等你吃完了，我們自有汽車送你回去！」

言訖，他便一個轉身，大踏步的走出化妝間，轉出後台，到前台去向張大帥覆命報告了。

這一頭，後台化妝間裏，梅黨人士和同行友好，琴師跟包，全部急得團團打轉，無可奈何，梅蘭芳大禍臨頭，又當衆受了莫大的侮辱，他更是焦灼萬狀，心如刀割。耳朵裏直在聽着朋友們在議論紛紛——他們在提到梅蘭芳的時候，幾於異口同聲，顯得非常熟悉親暱的，喊着他的號說：

「晚華，那張宗昌是一介莽夫，他這頓宵夜，你絕對不能吃！」

「真的，晚華，不論你吃不吃，這件事一張揚出去，對你就太不利了。」

「晚華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策，依我看，我們頂好是這就走。當機立斷，否則必有奇禍。你須知道此刻我們心裏的焦急，斷然不亞於你！」

其實，那時節的梅蘭芳，真是心憂如焚，急如熱鍋螞蟻。他受了非常嚴重的侮辱，由於他確曾有過「見不得人」的「前科」，方使他在那時候方寸大亂，熱淚盈眶，恨不能當衆放聲大哭一場。

中共的僞人民代表，僞中國戲曲學院院長梅蘭芳，固然一度榮膺「伶王」之選，但是，他確實也有他的身世之痛，難言之隱。

就某一個角度來說，自梅蘭芳的祖父梅巧玲、父親梅肖芬，乃至梅蘭芳自己，都跟北平八大胡同裏，「功夫」頂好的雅仙同過「事」。

「清代燕都（按指北平）梨園史料「序」，曾經沉痛萬分的說過：

「清禁官吏狎妓，彼輩（按指滿清官吏）乃轉其柔情，以向於伶人（按指戲子）。其中不乏變態此類性慾之描寫與歌頌，此實近代戲劇史上，一件可痛心的污點。」

讀者先生女士們也許要問，這所指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？筆者在此深願爲君主政治，專制時代的所有戲劇演員申一申冤。自元朝以來，由於蒙古人入主中國八十九年，在這八十九年之間

，蒙古人曾經打破過「士農工商」的觀念，劃紀元的將全國社會階層分爲十等。而將娼妓列爲第七等，而將平民百姓作爲第八等等而下之之列。於是，元朝呼娼妓爲：「隸子」。

筆者曾經考據過，元朝的執政當局，蒙古人蠻不講理，硬把宋朝的亡國之民，士大夫階級淪而爲奴，貴族閹閹淑女則強迫爲妓。正由於所有的官妓都出身於閹閹，所以她們頗通書畫琴棋，成爲色藝俱佳，尤其人盡可夫的一個特殊階級。

### 童伶血淚雄雌莫辨

當朱元璋揭竿而起，縱橫淮上，滅元興明，救平戰亂。在朱元璋掃除羣雄，驅逐韃子，奠都於南京之後，情勢又是不然一改，「六十年風水輪流轉」，輪到漢人籍沒蒙古女子使爲娼妓了，在那一段時期，蒙古娼妓知書識禮者亦不少。

娼妓制度在中國又演變了二百七十六年，明季，在娼妓行業裏居然有了舉世皆知的四大美人：李香君、柳如是、陳圓圓、董小宛。她們除却曠代的姿容，尤且蕩心蕙質，出口成章，經常都在和舉國聞名的文人墨客，卓然大家相唱和，由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締定世人艷羨的美滿姻緣。諸如李香君之歸於侯朝宗，柳如是之嬪於錢牧齋，陳圓圓之相隨吳三桂，董小宛之相偕侯朝宗，都是膾炙人口的風流韻事。

自古以降，娼優並列，他們形成一個常人不屑齒及的特殊卑賤階級，是下下品，更不入流。社會習俗使得他或她們無法亦無從與外界通婚嫁

然而，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，儘管中國人有一句老話：「三年出一個狀元，但是三年却出不了三個戲子。」這兩句話充份的表現了劇藝人才造就之難。祇是，社會習俗仍不能不承認，戲子所操者為賤業。

從梅蘭芳祖父的那一代算起，梅蘭芳一家門確是得天獨厚，三代同享盛名，祇不過，他們那種盛名的由來，都是深沉悲哀，滴滴血淚所換取來的。

梅蘭芳的祖父叫梅巧玲，長得白白胖胖，唱花旦，演風騷露骨的戲，偏能忸怩作態，眉目傳情，咸豐年間，便經常被傳到宮裡，演戲給慈禧的老公——咸豐皇帝看，時人曾為他寫過：「天子親呼胖巧玲」的詩句，伯父梅竹芬和父親梅竹芬，一般的子傳父業，一脈相承。廣東豪客沈南野，寫過一部：「宣南零夢錄」，提起他自己召喚梅竹芬「侑酒佐觴」，竟然把大男人梅竹芬比做紅樓夢裏的薛寶釵，他說：

「既至，則斂襟默坐，沈靜端莊，類大家閨秀，肥白如瓠，雙腮紅潤，若傅脂粉。同人擬以『荷露粉垂，杏花煙潤』八字，謂其神似薛寶釵也。」

由這一段記述，也可以想見名伶生涯的另一面。清末民初，男戲子和女戲子，幾乎是沒有什麼差別的，那梅竹芬，後來又改名梅雨田。

梅雨田的胞弟，便是梅蘭芳的本生父。他乳名二瓊，也唱旦角，祇是名氣沒有梅雨田響亮，這大概是他沒得着闊佬豪客揮金如土的狂捧，而且，他年紀輕輕的就死了，梅竹芬誠然不會成大

名，可是，他却生了個名揚中外，歷五十餘年而不衰的兒子，「伶王」梅蘭芳。却是無法給他兒子留點錢。

因為家中貧苦，梅蘭芳小小年紀，便登台獻藝，更由於當年唱戲的收入不多，難以養家活口，迫於無奈，又亟於出名走紅，往高處爬。迫不得已，梅蘭芳就祇好忍受羞辱與痛苦，拚了小命，承歡色笑的去巴結那些捨得花大錢，捧紅他的爺們。當這些有錢的爺們逐日給他捧場，坐在前排，高聲喝采，然後再重重的給一筆賞。這時候，台上台下，眉挑眼動，調笑謔浪，來來往往打無線電，也是別有一番情趣的。在花錢大爺的心裏，彷彿比打茶圍什麼的來得比較高級。

然而在受之者梅蘭芳的小心靈深處，感受却就大不相同了。明明是個男子，偏要叫他扮個女的，學女人的樣，還得兼壞女人的差使。戲一唱完，就有花錢的老爺把他叫了去，侑酒、侍寢，種種不堪，成爲了家常便飯。他得去陪席，「請安」，聽由花錢的爺們指使，要他怎樣便怎樣。心中苦似黃連，臉上還得帶笑。李慈銘的「越漫堂菊話」，就曾爲這些小童伶的備受蹂躪摧殘，感慨萬千，十分沉痛的說過：

「至於遍徵斷袖，不擇艾豕，妍媸互濟，雌雄莫辨。」

### 求薛大可仗義勇為

還有一位佚名之士，更深刻的描寫過花錢爺們和童伶之間的情景，他說：

「……必坐於下場門，以便與所歡眼色相勾也。而諸且每上場見有相知者，或送菓點，或親至問安，以爲『照應』，少焉，歌管未終，已同車入酒樓矣！」

甚至於，有一段時期，梅蘭芳和同爲童伶的朱幼芬、王蕙芳等等，都在八大胡同韓家潭的雲和堂，搭班接客，那簡直就是公開營業的男伎了。

梅蘭芳時來運轉，開始有錢，也是由一位廣東籍的豪客，當梅蘭芳把他侍候得舒舒服服，高高興興的時候，一時興起，來一次驚人之筆，給他在北平蘆竹園，造了一幢新房子。據說，這幢房子陳設之精雅，屋宇之闊麗，在北平伶界之中無出其右者。房子造好，梅蘭芳搬了進去，此公又代他邀請顯貴豪門，經常到梅家去玩。這麼一來，梅蘭芳就算是苦海超生，更上層樓，他不必到外頭去搭班，上別處去侑酒，問安，專在家裏接待貴客，而且收入也越來越多。

入了民國以後，梅蘭芳正十七八歲，長得豐容盛鬋，圓姿替月，唱起戲來更能風靡一時，顛倒衆生，他開始步入佳境，聲名日噪，地位漸高。然而，中華民國所給他帶來的幸運，却還在於「像姑」、「相公」的行業，已經隨着滿清皇室一道埋葬，人人地位平等。梅蘭芳在獻藝之外，固然還得陪酒，祇不過，「侑酒」、「問安」，總算改稱爲交際應酬。

直至民國十三年張宗昌張大帥進北京，那一年梅蘭芳已經三十歲，他不但去過日本，紅遍上海，瑞典皇儲葛斯特、印度大詩人太戈爾，俱會

登門拜訪，盛讚他是「東方第一藝人」，而且，梅蘭芳早已三娶，他一娶同行且角王蕙芳的姐姐，居然被人尊稱為大奶奶。不久又娶坤角福芝芳為妾。王大奶奶一死，福芝芳扶了正。再由友人撮合，跟余叔岩的入門弟子，余派傳人，時在台北的孟小冬有過一段緣。後來孟小冬下堂求去，成為滬上聞人杜月笙的側室。梅蘭芳的家庭，除了梅孟中道分離以外，一直都很幸福美滿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叫他重操往日賤業，獨及傷心往事，答應去陪張宗昌，吃他的「宵夜」，事情一張揚開去，豈不成了自己搬石頭，砸自己的腳，好不容易豎起來的「伶王」梅蘭芳這塊金字招牌，再怎麼也不能毀於自己之手呀？

更何況，張宗昌人高馬大，性好漁色，梅蘭

芳不聞此道已久，長腿將軍的「宵夜」，他吃不得消，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呢。

因此，當張大帥的副官傳過了話，叫梅蘭芳留下別走，陪他同往帥府的梅黨人士，諸親好友，琴師跟包，還有同台演出的同行，全都急成了熱鍋螞蟻，噉噉喳喳，議論紛紛，都在急着給他出主意；——張宗昌張大帥是萬萬得罪不起的，何況自己已經陷在帥府裏，禁衛森嚴，插翅難飛。就算陡然之間長出了翅膀吧，飛得出帥府，又怎生飛得出北京城，北五省去呢？

一大堆人正在愛形於色，惶惶無計，驟然之間，有人想了起來說：「依我看來，這碼子事只有請出一個人來，求他在大帥跟前告個免。」

衆人接口便問：

「請誰呢？誰能攔得住張大帥的不識高低深淺，一味蠻來呢？」

於是，便有一位梅黨人士，建議的說：

「要麼，去找找薛大可看。」

人叢裏又有有人在問：

「這薛大可是什麼人呀？」

建議者回答他道：

「薛大可是個辦報的，也能寫寫文章，張大帥很聽他的話。」

梅蘭芳如逢大赦，忙不迭的說：

「那麼，可有那位跟薛先生相熟的，勞駕去請他來一趟。」

(未完)



張宗昌愛煞了的梅蘭芳劇裝照，豐姿盛鬚，美若天仙。

中外文庫之七：

懷鄉集 葉蟬貞著

再版出書 定價拾捌元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

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